

北京市一九五〇年暑期
教師學習講座專輯

外語教學講座

北京市中小學教職員學習委員會編

大衆書局印行

北京市一九五〇年暑期教師學習講座專輯包括下列九種講座：
(一) 小學教育講座，(二) 語文教學講座，(三) 歷史教學講座，
(四) 地理教學講座，(五) 外語教學講座，(六) 體育教學講座，
(七) 音樂教學講座，(八) 美勞教學講座，(九) 自然科學講座
(內分數學、物理、化學、生物四部)。其中自然科學講座由中國科學院編輯出版。

講座專輯的文章，都是講演記錄，經講演人修正補充，同意發表。有幾篇講演記錄，因未得講演人同意所以沒有收進去。

北京市中小學教職員學習委員會

目 錄

關於中等學校外國語科的方針與任務·····	林彌儒(一)
關於「論馬克思主義在語言學中的問題」·····	高名凱(六)
中等學校的英文教學問題·····	林漢達(三)
關於俄文教學問題·····	李紹顯(二八)

關於中等學校外國語料的方針與任務

林蘊儒

天氣很熱，諸位不辭勞苦來聽報告，我對諸位表示崇高的敬意。

教育部成立不久，對於各種課程的規定，尚無任何硬性規定，不過根據需要，與各大行政區開過幾次小型會，製定了草案，分發各地，參考執行。

外國語是高初中必修科，初中三小時，高中四小時，看條件如何，來學英語或俄語，已學英語的，不必中途改，以免學不好。

我們今年十二月預備開中等教育會議，中等課程標準，也是一個重要的項目。這工作不簡單，教育部人力有限，希望全國的教育工作者提意見。北京是全國人文薈萃之地，尤其希望北京的老師們提意見，北京今年暑假有各科學習會，我們希望能夠給我們準備材料。

關於外國語，我願提出些粗淺的見解，來拋磚引玉。

一、外國語歷來在中學課程裡佔重要的地位，今後還是很重要的。這不是那一個人的主張，這是根據歷史發展，事實如此。歐洲各國古來重視希臘拉丁文，東方日本、朝鮮、越南重視中國文，這

是歷史上文化發展的情況造成的。今後世界上各民族要想在文化上自給自足，更是不行了。法國、德國根據所學的外國語而區別中學校之種類，蘇聯的中等學校也學英文、法文、德文甚至於西班牙文（並不因西班牙現在反動，而輕視了他的語言），這就够說明現代外國語在中學課程裡之重要。現代中學生之學習外國語，與古代封建主之會外國語裝飾門面不同，現在是事實的需要（近百年來因產業革命，科學的發展，政治的發展，造成空前文化交流，無論科學、文學、藝術、技術、政治、哲學，都不免國際互相影響，彼此交流，所以外國語成爲普通文化教育所必需）。解放以後，有些人誤解：認爲學外國語是不是有造成買辦思想的危險，南北朝時，北方爲鮮卑族統治，一般士大夫要學鮮卑語，以便與統治者打交道，歷史上有過這種情形。解放以前我們學外國語也確實有嚴重的買辦意識。這都不是因學外國語而造成買辦意識，乃是憑着買辦意識去學外國語。魯迅說：唐朝人大胆的吸收外族文化，到了宋朝就很胆小。一個昌盛的民族是不怕吸收外族文化的，他們勇敢地把我來文化拿過來當作俘虜用，一個衰敗的民族就無此胆量。我們不要以俘虜的態度去學外國語，要以主人翁的態度去學。

二、中等學校學外國語是否必要？要把師範學校，中等技術學校都包括在中等學校中，那範圍就大了。師範生固不必要，中等技術人員也不一定需要學外國語的必要，要把中學校認爲是受最高階段的普通教育，以便將來受專門教育，那學外國語是必要的。中國的中學生與外國——歐洲各

國——的中學生學外國語又有不同，他們的國家小，與鄰國交通頻繁，語言又很接近，學外國語容易，中國地方大，與西歐各國相距較遠，彼我的語言又不同系統，現在要求廣大農村的中等學生都學習外國語，是有點兒過份的，我國廣大農村，不容諱言，接觸外國的書報雜誌是很難的，甚至本國的教科書，有的都沒有，這是不可諱言的事實。雖然如此，我們又決沒有理由說我們的農村今後應該永遠如此落後。那末，我們卻應該說今後我們要爭取廣大農村的青年也要學到外國語，接觸到外國的書報雜誌。

三、英語是否必要？一百多年來，我們受帝國主義的壓迫，因之，在情緒上對英語是憎恨的，但就拿他是敵人來講，我們也要知己知彼，憎恨他是人情之常。但英語民族在近代自然科學、生產技術及文學上貢獻是很大的，雖然他的統治階級是反動，要沒落，但我們不能把他民族文化的前途抹殺，蘇聯之學英語、法語、德語、西班牙語就是這個理由。我們幾十年來把英語作為獨佔的、唯一的外國語來學，並沒什麼成績，這是因為以前學習英語的態度是錯誤的，國民黨時代由初中一年級至大學二年級英語是必修，但還看不懂原文書，這是學習態度方法的錯誤造成的。今後我們希望中學外國語的標準，首先必須以能閱讀外國的書報雜誌為度，假如我們的高中畢業的同學，不論升學或就業，拿起本科的參考書，能够看的懂，這就算我們外國語的教學成功，專門的術語不懂不足怪，但文法、文章的構造一定要能掌握，不要弄錯了。優秀的學生可以用外國語作文，那更好。以

前許多外國留學生，交際語很流利，但翻譯東西，翻的亂七八糟，這就是買辦思想造成的，他們學外國語，目的不在接收外國文化，而在巴結外國人，當買辦。

四、今後中等學校外國語課程不限定一種外國語，而是多種外國語，學生的轉學因學的外國語不同是有困難的，要克服這困難，最好是每所中學能够並設兩種以上的外國語，那就需大量的外國語的師資，不久的將來，文化高潮來臨，就會感到師資缺乏。諸位不要担心英語教員的失業問題，却要考慮如何把外國語教好。

教育部中等教育司，關於今後外國語中等課程標準，希望諸位能提出意見。

（一九五〇年七月三十一日請于北京市中等學校外語暑期學習會）

關於「論馬克思主義在語言學中的問題」

高名凱

各位先生：

翁局長希望我把斯大林同志這篇「論馬克思主義在語言學中的問題」來作一次報告，我現在分五段來談一談：

一、傳統語言學的發展過程

一、語言學與語言是兩件事。人類學語言是很早的事，然而研究語言却是很晚的事。有人認為最初研究語言的是希臘人，其實印度人遠在希臘人之前即已開始研究語言。希臘、印度的語法學者都認為語言與形式邏輯必須一致。（如十七世紀法國的語法家主張：「我說話」，不能說 I speak，一定得說成 I am speaking，才合理）。這是語言學的第一階段，也就是規範語法學的階段。

二、第二階段為語文學階段。語文學是研究文字、文獻的（研究寫下來的文字的），有的人把文字認為是語言，但文字本身與語言關係很密切，而非語言，語言是另外一個東西。

三、第三階段是比較文法階段。拿中文與英文比較，這種比較是普通的所謂比較，科學的說

法，是拿幾種語言比較一下，推測其由何系統發展而來。十六世紀意大利人 *Gassendi* 到印度來，發現梵文與意大利文相似，但他把這個問題提出來之後，卻沒人理他。到了十八世紀，東印度公司的英國職員也發現梵文與西歐語言相似。當時英國官員 *W. Jones* 把梵文與希臘文、拉丁文比較一下，發現其中有相似之處，於是就提出了明確的問題：「梵文與西歐語言是否從同一系統來的？」到了十九世紀，德國人 *Schlegel* 與 *Bopp* 就把這個問題更明確的提了出來（尤其是 *Bopp*，被稱為現代語言學的鼻祖），語言學家們於是就認為梵文與歐洲的語言，都是從一個語言分化而來的，而稱這個語言為原始印歐語。後來更有人跳出印歐語去研究其他的語言，而要證明一切的語言，都是同出一源。比較文法的發生與資本主義的發展有關係，因為要瞭解殖民地的情形，所以才要研究其他的語言。

四、十九世紀末年，是普通語言學的階段。所謂普通語言學，是比較各種語言，看看其間有什麼相同，什麼不同之處，研究語言的一般原理、語言的內部規律，也就是語言的哲學。語言學是研究語法、語音、語義的。語言是人類的交際工具（一般人這樣說，斯大林也這樣說），語言是人為的符號，有其特殊的性質，他必須代表意義，但是拿什麼聲音去代表什麼意思，則是沒有理由的，只是社會的習慣。語音與語義二者必須合一，馬爾把這二者分開來了，是錯誤的。從前把符號叫 *Symbol* 是不對的，因為 *Symbol* 是象徵的意思，符號應稱為 *Sign*。

普通語言學的鼻祖，爲瑞士人 De Saussure。他認爲語言是離不開社會的。他的學生有捷克派、瑞典學派及巴黎學派等。馬爾多少也受了他的影響。在比里牛斯山西班牙一帶，有一種民族 Basque 他的語言是屬於那一系統，是比較語文學家所不知道的。高加索語言也是如此。馬爾的母親是喬治亞人，知道高加索語言，馬爾在彼得堡作學生時，就發表一篇論文，研究高加索語言，他也認爲高加索語言無法歸類，因爲太複雜，和 Basque 的語言一樣。

馬爾發現高加索語言很複雜，因之發現一個原理：語言不是由一種語言分化爲許多語言，是由一而許多，有許多而一。最初的一是聲音的結合物，即馬爾所謂的四大元素 Sal, Ber, Yon, Ros, 一切語言都是從這四大元素來的。不過聲音的結合物還不是語言。喬治亞人說 qel qel 的意思是手，亞爾美尼亞人說 qel qel 是智慧，qel 是愚笨，古代人是拿手來代表意義的。在人類能用手製造工具時，同時也有語言（聲音語），那時已經是氏族社會的時代，有了階級，因之語言是有階級性的，語言是隨着生產力的發展而來的，語言是反映社會的發展的。又因爲氏族時代社會與社會之間已有接觸，所以語言一開頭就有混合的情形。馬爾認爲沒有一種語言不是混合的語言。

馬爾認爲語言有三種發展階段。第一因生產力發展聲音由模糊而清楚。第二是結合語（接合語），第三階段是曲折語，如德文 Hand 的多數是 Handee 聲音有曲折。高加索語言這三個階段的成份都有，所以可以從高加索語言的研究而推測人類語言的發展過程。高加索語和 Basque 語

是同類的，馬爾稱他們爲「雅弗語」。馬爾又認爲語言的發展，是生產力發展的結果。「氏」這個名詞的產生，是私有財產制度的產物，Gender之分，是因爲男女性的階級劃分了之後才產生的。「數」在法文爲Calcul，在拉丁文是石頭的意思，因爲石頭是人類的工具，要數石頭，是因爲石頭是我佔有的工具。馬爾認爲語言是有階級性的，那一種階級有那一種語言（如天字在地主階級認爲是保護剝削的神明，農民則認爲是讓他有飯吃的主宰），但馬爾認爲語言是順着自然發展的規律，所以無貴賤之分，傳統的語言學者認爲印歐語高貴，中國語卑賤，這是不對的。

二、馬爾學說之重點

- 一、語言是由多而漸趨於一的。
 - 二、語言是混合的（沒有一種語言不是混合語）。
 - 三、語言是上層的建築，反映社會。
 - 四、語言有階級性。
 - 五、語言是突變的，新的語言與舊的語言完全不一樣。
 - 六、他特別注意語義學，社會變了，語義也起了變化，他把語義與社會經濟的發展配合起來。
 - 七、他認爲沒有語族的存在，沒有方言。
- ### 三、馬爾學說對語言學的貢獻

一、他說語言由多而一，語言是有這種現象的，地中海一帶有一種Sabi語，正是這一種混合語，但這不是語言現象所常有的。

二、馬爾反對西歐學者之認為印歐語為最高貴之語言，他認為語言並無貴賤的分別。

三、他認為語言是反映社會的。這也是實在的情形，不過，語言的變化也有不反映社會的。

四、語義學是語言學最重要的一部份，馬爾提出來了。他反對西歐學者之專在語音上（尤其美國人）鑽牛角尖。

四、斯大林對馬爾的批判

一、馬爾認為語言是上層建築，這是錯誤的：

a. 斯大林對語言本身，認為是交際的工具，因之是全民的，全社會的，不是一個特殊階級的語言。

b. 斯大林由上層建築的特性來談（有什麼基礎，就有什麼上層建築，由上層建築而知基礎），認為語言不是上層建築，因為他並不因基礎的不同而不同，而語言不同也並不代表上層建築的不同。

二、馬爾認為語言有階級性，這是錯誤的。

語言是符號，不同的階級可以用同一種語言，語言必須是大家都能懂的，資本主義社會裡，無產

階級與資本家用共同的語言。

三、語言之有突變是馬爾最錯誤的一點。

他主張混合，混合並非化合，混合那能突變？革命後，有許多新的語詞，但不影響語言的本質，語詞可以豐富，但不能把基本的語詞消滅（如由比較文法的研究，知道語詞隨時可以增加，改變，而語法很少變化，從解放前到現在語詞有變化，而語法很少變化），各民族有各民族的語法，語言的符號與意義是配合的——多少是固定的。

四、語族問題。

太迷信比較文法是錯誤的，但是否認語族的存在更是錯誤（馬爾否認方言，而方言是在不同時間由於同一語言的分化而形成的）。語族是存在的，語族的研究推進了語言學，沒有比較語義，語法的發展就無法研究，語法的變化許多都是由語音的變化來的，拉丁文無代名詞，如我讀書，你讀書，他讀書，爲Legs, Legis, Legit, 在法文爲Je, Ils, Tu, Ils, Il, 因爲這三個字都讀Li, 所以要表明意義，就發明了代名詞（馬爾不該打倒比較語法）。

語義學認爲聲音和符號是不能分離的，語義學可以反映社會，由語義表現新社會的變遷（如Marxism在拉丁文爲奴才（在奴隸社會裡），大資產社會就變成大臣了）。但有一部份語義的變化，毫無反映社會的作用。馬爾太重視了反映，是有偏差的。

五、斯大林對馬爾的批評與實際的教學及作學問的態度有何貢獻

一、斯大林說：有批評才有科學。馬爾的學生不許人家批評，態度驕傲太主觀，是錯誤的。

二、對語言的看法，馬爾自視過高，不夠謙虛，作學問應當謙虛。

三、語言改革不能用革命的方法（就是突變），只能用漸進的方法，我們之要改革語言，並不是因為他是「封建的東西」，而是因為他不足以作為完美的交際工具用。語言可以服務於兩個階級。

（一九五〇年八月二日講于北京市中等學校外語暑期學習會）

中等學校的英文教學問題

林漢達

我們今天中學裡，還是學英文的多，雖然學俄語的方向是確定了，但是條件還不成熟，我現在所要講的分兩部份。

一、學習英語的目的與方針

講到學習英語的方針與任務，就要按著課程標準的規定，然而現在中等學校的課程標準還沒有，所以現在根據兩方面來講。

1. 大學的課程標準

2. 蘇聯的課程標準

我們要明確學習英文的方針與任務，首先就要從歷史上來研究。(一)盲目排外時期：近百年來我們受到帝國主義的欺侮，我們就想學外國語，主要的是要訓練軍事人材，想造船造大砲，爲的是要「堅甲利兵」來對付帝國主義，和訓練夷務人材(外交人材)。還有一個目的，就是爲的學科學(聲、光、化、電)，結果只得到一些科學的皮毛，原因是並不是虛心地學習，而且也並沒有把過

夫的錯誤觀念去掉，主張「中學爲體，西學爲用」是不澈底的，因爲滿清政府是不願扔掉舊的一套的，這種學習是失敗的，絲毫沒有用處。這個時期，就是排外時期。

(二) 媚外時期：帝國主義更無恥的侵略我們了，海關上全是用英文的，大洋行也都用英文，租界內的行政機關全都掌握在外國人手中，要到那裡面去做事、辦事，就非懂英文不可；教會辦學校，醫院、禮拜堂，主持的人大多是外國人，要想在那裡作事，就非懂英文不可；那麼就誰懂英文，誰就「吃得開」，這個時期所學的英文，可以說是殖民地的買辦教育，在國民黨統治時期，有個時期，英文的鐘點比我們國文的鐘點還多。

在中學學英文爲的是升大學，要會說、會念、會講、會寫，因此英語的學習是長時期的，每週五小時，在中學學六年還不够，到大學還要學，一些課本都是英文的，甚至於有些地方在高低就念英文了，在大學中實驗報告，都是用英文寫的。殖民地教育時期，中國的教育文化永遠不能發展，這樣的讀外語不能幫助我們中國的教育文化。總括一句話，那時學英文是爲外國人的方便，而不是爲自己的方便，也就是被動的學習而不是自動的學習。（解放後，在上海人民法院裏有些人懂外國語，但他們處理外國人案子的時候，就說中國語，等翻譯翻錯了，他再指出來。）

解放後在中學裡的英文，就有了偏差了，有些人就認爲英文是帝國主義的語言，要打倒帝國主義，就不要學他們的語言，這是一種偏向。我們現在以俄語爲第一外國語是正確的，因爲蘇聯是我

們的老大哥，我們要向他們吸取建設的經驗，學了俄語是需要的，但是俄語師資是較為缺乏的，而且英語當做一種工具，通過這個工具去吸取我們所要學的東西，學英語還是需要的。列寧說過：「無產階級的文化，不是半空中掉下來的，也不是無產階級創造出來的，而是從帝國主義地主階級資產階級中的好東西中得出來的。」斯大林說：「我們要建設，就要有知識，有科學，我們要向朋友學，向敵人學，我們要咬緊牙關，不怕敵人笑我們無知。」

在蘇聯十年制的學校中，學俄語的時數為七八小時，學外國語的時數是六五三小時，從五年級學起，一直到十年級，一共學六年，入大學時，一定要考外語，考醫科，考文科，考農科，可以不考數學，但無論那院、那系，一定要考外語。第一外語是英文，第二法文，第三德文。

毛主席說：「對外國文化，用排外主義的態度，是不對的，我們應該吸收外國的進步文化，」因為語文本身是工具，外交、科學都需要外語的人材，因此中等學校中有外語。我們今後學外國語，不是為帝國主義買辦階級服務，而是為了新民主主義的建設，為發展中國的文化為人民服務。過去學外語的，能說、能寫、能念的是少數，我們可以說這是「陪公子逛街」的學習，今後我們要學了後就要能用，我們既學了各種學科，我們要有閱讀的能力。大學中除了外語系以外，各系對外語注意的都是 Reading，主要的是能用英語做工具，閱讀本科的參考書，其次是翻譯（主要從英譯中），第三是會話，第四是發音。關於發音，當然能讀得正確是很好，但是不必一味強調它，在